名公書判清明集

戶婚門

贖屋

已賣而不離業

吳恕齋

阿章紹定年內將住房兩間併地基作三契賣與徐麟計錢一百五貫當是時阿章寡婦也徐麟孫卑幼也律之條令阿章固不當賣徐麟亦不當買但阿章一貧徹骨他無產業夫男俱亡兩孫年幼有可鬻以糊其口者急于求售要亦出于大不得已也越兩年徐十二援親鄰條法收贖為業亦既九年阿章並無

一詞、今年正月忽同與、孫陳詞、當來只典與徐麟、不曾斷賣、仍
欲取贖、本縣已令徐十二交錢還業、今徐十二又有詞于府、稱
是徐麟見其修整圓備、挾最年條贖之恨、扶合阿章與孫妄以
斷賣為典、且繳到贖回徐麟原賣亦契三道、切詳此訟、阿章既
有賣與徐麟亦契分明、該載出賣二字、謂之不曾賣不可也、經
隔十有餘年、若以寡婦卑幼論之、出違條限、亦在不應受之域、
向使外姓展轉得之、在阿章已斷無可贖之理、但參酌人情、阿
章與徐十二為從嫂叔、其可贖不可贖、尚有二說、據阿章供稱
見與其孫居于此屋、初不曾離業、尚果如此、則徐十二合念其

嫂當來不得已而出賣之意，後來其孫自植立，可復舊物以爲蓋頭之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何忍迫之出外，而使一老二孤無所歸乎？此阿章所以爲尚可贖也。但又據徐十二供阿章離業已久，只因徐麟挾讎教唆興詞，若果如是，則又難墮小人姦計，以滋無根之訟。大率官司予決，只有一可一否，不應兩開其說，但本府未悉阿章果曾離業與否，難以遽爲一定之論。今兩詞並不到府，暑天又不欲牽連追對，宗族有爭，所合審處，欲牒昌化佐官，更與從公契勘，限五日結絶申。

執同分贖屋地　吳恕齋

理訴交易自有條限毛汝良與賣屋宇田地與陳自牧陳潛皆不止十年毛永成執覆存白約乃欲混贖于十年之後本縣援引條限坐永成以虛乞之罪在永成亦可以退聽今復經府理贖不已若果生事健訟之徒所合科斷詳閱案卷考究其事則于法意人情尚有當參酌者大率小人瞞昧同分私受自交易多是歷年不使知之所以陳訴者或在條限之外此姑不論也永成白約固不可憑使果是汝良分到自已之產則必自有官印干照可憑今不賫出何以證永成白約之偽乎此又不論也但據永成訴汝良所賣與陳自牧屋一間與其所居一間連

桁共柱者被自牧毀拆則所居之屋不能自立無以庇風雨此人情也又據永成訴汝良將大堰桑地一段黃土坑山一片又童公滿水田一畝梅家園桑地一段典賣與陳潛內大堰桑地有祖墳一所他地他田不許其贖可也有祖墳之地其不肖者賣之稍有人心者贖而歸之此意亦美其可使之不贖乎此人情也使汝良當來已曾儘問永成已曾批退則屋雖共柱地雖有墳在永成今日亦難言矣今汝良供吐既稱當來交易永成委不曾着押批退則共柱之屋與其使外人毀拆有墳之地與其使他人作踐豈若仍歸之有分兄弟乎今官司從公區處欲

牒喚上毛汝良陳自牧陳潛將屋二間及大堰有祖墳桑地一畝照原價仍兑還毛永成為業其餘黄土坑山童公溝田梅家園桑地並聽陳潛等照契管業庶幾法意人情兩不相礙陳自牧陳潛既為士人亦須諳曉道理若能捨此些小屋地非特義舉亦免爭訴追呼之擾所失少而所得多矣

抵當

抵當不交業

吳恕齋

在法諸典賣田宅並須離業又諸典賣田宅投印收税者即當官推割開收税租必依此法而後為典賣之正徐子政嘉定八

年用會二百八十千典楊衍田七畝有奇契字雖已投印然自
嘉定至淳祐二十有六年徐即不曾收税供輸楊即不曾離業
退佃自承典日為始盧立租約但每年斷還會三十千以此觀
之楊衍當來不過將此田抵當在于政處于政不過每歲利于
增息而已楊衍死于寶慶元年寶慶以前楊衍歲以租錢還之
徐未嘗有詞寶慶以後楊衍之子王廷亦歲以租錢還之間有
少欠徐亦未嘗有詞至淳祐元年徐始有詞于縣理索王廷等
每年租穀一千斤自寶慶以後總欠十八年計一萬八千斤除
入錢二百一十貫外尚索未足穀數夫于政理索未足租錢可

也一旦變錢爲穀近年荐饑穀價騰踊若以穀直計之不知其幾錢矣何其不仁之甚耶使當來果是正典果是取穀則從來穀價百倍于前王廷等亦當還穀而不當還錢今既不曾受稅不曾管業所以不曾收穀其爲抵當而非正典明矣兼二十六年內楊衍既還錢于未死之日王廷等亦還錢于其父既死之後初未嘗一日還穀何爲獨無一詞切覬子政湲堅之欲必以近年會價賤穀價貴故欲捨賤取貴又否則以王廷等嘗經官取贖姑欲張大其欠數以抑遏之殊不思有典必有贖況初不曾過稅雖業所典非正典始不過以二百八十貫抵當積累二

十六年服息亦不爲少囑利何時而已本縣取後所斷勒令王廷王烈除已還租錢外再以新會六十千還之仍照近元年除約束備三分新舊會二百八十貫贖回其父典契已爲允當但起初不合以其抵當爲正典前後累判並不曾剖析子政不過稅不過業其爲抵當本非正條無以杜絕其希覬之心故子政尚敢固執已私紊煩官府欲帖縣照已斷示徐子政知委再敢妄狀從條施行

以賣爲抵當而取贖　吳恕齋

鄉民以田地立契權行典當于有力之家約日克期還錢取契

所在間有之爲富不仁者固立契抵當徑作正行交易投稅便欲認爲已物者亦有之但果是抵當則得錢人必未肯當時離業用錢人亦未敢當時過稅其有錢業兩相交付而當時過稅離業者其爲正行交易明決非抵當也陳嗣祐于紹定二年八月繳連先置三紹羅家塢山地亦契作價錢七貫立契賣與何太應當時嗣祐既離業矣太應亦過稅矣越五年太應將契投稅爲業又十餘年矣淳祐二年嗣祐始有詞于縣謂當來止是抵當初非正行斷賣意欲取贖知縣以唐昌風俗多有抵當之事兼此地段嗣祐于寶慶二年以十三千得之不應于紹定亡

以元貫折價出賣疑是抵當勸令太應退還贖知縣若能酌人情

者今太應堅不伏退贖乃有詞于府初亦疑其健訟及覆看詳

蓋有說焉官司理斷交易且當以赤契爲主所謂抵當必須明

辨其是非嗣祐立契賣地之後既印離業太應用錢得地之後又

即過税此其爲正行交易較然已越十年一旦以抵當爲詞十

餘年已印之赤契乃意其爲抵當此太應之所以不伏也若曰

嗣祐買貴賣賤則寶慶至紹定亦既數年安知其直之貴賤不

與時而高下乎且在法諸典賣田地滿三年而訴以準折債負

並不得受理況正立賣契經隔十餘年而訴抵當者乎當若多

懷貪嗇之私所當誅心貧者每有屈抑之事尤當加念然官司亦惟其理而已此必羅塢之山昔荒而今闢昔童而今茂嗣祐雖欲復還青氈然正行立契既已年深過稅離業又已分曉倘意其爲抵當而徇其取贖之請將恐執契者皆不可憑憑篤浮詞者類萌僥倖鄉井有一等教唆之徒譁然生事而官司亦不勝其擾矣欲帖縣只令何太應照紹定二年買到赤契管業取陳嗣祐知委申遠坐以虛妄之罪

倚當　　葉岩峰

照得葉渭叟身故其家以斡人入狀訟宋天錫孝與撥脫騙交

易錢所謂脫騙者非果交易也李與權之子李正大狀稱先父元抵當田畝所謂抵當者非正典賣也此邑風俗假借色物以田爲抵必立二契一作抵當一作正典時移事久用其一而匿其一遂執典契以認業殊不知抵當與典賣不同豈無文約可據情節可攷耶且李與權于嘉定十一年將田三十三畝典與葉渭叟計價四百五十貫有宋天錫爲牙保以契觀之似若正典其無抵當也大凡置產不拘多少決是移業易佃況三十餘畝關涉非輕何不以幹人收起田土却以牙人宋天錫保抱租錢已涉可疑何況宋天錫亦將自己田契一紙相添抵當着葉

渭叟親批領云宋天錫與李與權爲保借錢將自契爲當候錢足撿還可見原是抵當分明李與權因入三年租息恐債負日云重于嘉定十三年冬還前項借錢又有葉渭叟親批領去宋天錫與李兄送還錢共三百貫足執此爲照書押尤分曉較之原錢今猶有未盡李正大稱續有古畫梨雀圖障一面高大夫山水四大軸唐雀內竹鵲四軸潭帖絳帖各一部準還前項未盡之数雖無葉渭叟批領據葉之幹人供稱係旺幹李喜收訖可見還所借錢曾分明李與權入還錢曾之後經今一十五年已不管業不收租矣抵當之說償還之約委爲可信向使李與權

與葉渭叟尚皆無恙必然了絶無爭何至留爲子孫之累奈何
先後一年而殂兩家主者各皆亡没葉渭叟之寡妻當事幼孫
何知必有主持門戶者往往檢出此契直欲認李正六之業殊
不思抵當之產昨已還錢十五年間既無詞訴今方欲管業贖
租不亦妄乎但有一說原錢計四百五十貫錢會中半李與權
雖還三百貫足揆之半錢已爲過數若以餘錢入半會亦及三
分之一縱一圖畫一法帖可以湊還一欲價賤一欲價貴低昂
不等所以李有剩錢之語葉有不直錢之説兩爭終不絶不若
以圖畫法帖取還其子李正大仰自辦原會未盡之數還葉渭

叟之家使其借以錢會還以錢會尚何辭乎

爭田業

僞冒交易　　韓竹坡

莫君實之子夢回同其所生母周八娘訴論林榕假契盜賣其烝嘗田追到林榕初執出所賣青梅園契以爲證繼而知其田已轉與趙孟鍈又據孟鍈齎去莫君實賣契及林榕轉賣與孟鍈契周八娘又執出君實臨死遺囑之文乞與辨驗君實押字筆跡尋與照對則契上君實押字與遺囑筆跡不同可疑一也喚到君實母親趙氏不特不忍僉契而趙氏當廳亦自能書寫

筆跡亦自不同有可疑二也君實以淳祐十一年死此契以十年立契立于君實未死之前似若可信而印亦于寶祐元年乃君實死後之三年也大凡人家交易固有未能投印然契主一亡便合投印豈有印契于業主已死三年之後此蓋偽立于君實既死之後以月日參差而母親之僉亦是假偽而爲之也况交易傳承必憑上手與砧基簿今其契乃云所有砧基簿併上手契係叔睎孔收今只憑赤契文關如將來賫出砧基白契更不行用此說大爲可笑不知上手既爲睎孔所收却又憑何人赤契交關若果有上手赤契則林榕轉賣自當併繳今當廳口

稱爲孟鍈所歷而契上即無數載則是當來所謂赤契者妄也至于割稅一節尤可笑之甚者君實之契則曰從莫通判戶割入趙知縣戶若其稅林榕已曾收入林司法戶則後來賣與孟鍈自當從林司戶割出今從莫通判戶割出則是莫通判之田不曾變賣與林司法林司法亦未嘗收莫通判稅色驗之契字紙跡不同實趙氏不曾食委既無上手又不割稅則是林搭虛立死入契字盜賣莫通判產稅趙知縣爲當不仁一至于此林搭勘杖一百監錢還趙孟鍈田還莫夢回管佃追到三契毀抹付案

兄弟爭業　吳恕齋

本縣所斷、僉廳所擬、一謂潘琮典與潘祖華田產、不應其弟潘樫立契斷賣、二謂契後旋添同姓潘祖應墨迹濃淡不同、三謂所添字迹、又在稅契朱墨之上、其所執賣契、委難憑據、只合還潘祖應交錢取贖、以此三說折之、在祖華所當拱手退聽、今縣斷既不伏、而經府、府斷又不伏、而陳詞、反覆嚚訟、首尾四年、何健訟如此、切詳祖華之詞、則曰潘琮潘樫、乃親兄弟、雖是潘琮出典于兄弟未分之前、却是潘樫斷賣于兄弟既分之後、蓋此田係分在潘樫名下、所以潘樫自行書契斷賣、即非盜賣潘琮之產、且潘樫不特斷賣此一項承分田產而已、其賣住房桑地

與祖應亦潘㮓親書、契字筆迹皆可比證、至于辨香墨迹濃淡一節、則又謂墨迹雖不同而筆迹與祖應今來所執契字實無異、祖華之詞固未可盡信、但祖應初訴祖華不伏退贖山地水田二項、山地一項從之甚輕、水田二項爭之甚力、亦有可疑、官司予奪者、不將兩詞究竟到底、則無以絕其誣罔之根、況潘㮓既死、其親書賣契在祖華處者、容可以偽為、其親書賣契在祖應家者、却不可以偽為、于無可證驗之中、此亦足以證驗之、欲將潘祖華及一宗案卷契押下縣、併索潘祖應原買潘㮓住屋桑地亦契從公比對、如祖華祖應兩家所買潘㮓契字筆跡一

同、則此田果潘桱已分之產、果潘桱自賣自書之契、在祖應不當執未分無用之籍、昏賴爲潘琛之物、妄行取贖、若兩家契字筆跡果有不同、則祖華斷買之契、無往非僞、所合毀抹、勒令交錢退贖、如再不伏、解府科斷、小人爲氣所使、惟利是趨、所爭之田、不滿一畝、互爭之訟、不止數年、遂使兄弟之義、大有所傷、而不顧、官司更不早與剖決、則閱墻之禍、何時而已、定限十日結絕、

出業後買主以價高而反悔　韓似齋

李震卿同母倪氏、三月內以八石六斗種田賣盧興嗣、斷下價

錢五百五十貫盧興嗣親爲之行量倩佃客爲之僉認先定租管業而後立契交錢盧興嗣可謂防之周審之孰矣況其立約之初盧興嗣尚疑李震卿有反悔之意遂令立文字明言先悔者罰錢一百貫入官則當來興嗣買震卿之田惟恐其不入手盧興嗣令震卿寫契明言別無卑幼則盧興嗣雖高價與之交關亦其本情之所願非震卿套合牙人以揚之也已踰五閱月不爲不久尚執白契出官是自違契限自先返悔罪罰詎可輕責乎今盧興嗣爲見論其卑幼之說不可行近方經僉廳入詞論震卿有弟年未及格據震卿供稱其弟幼年已過房承

叔父位下物業震卿承父分與過房弟初無相關無盧興嗣經府初詞並無震卿有弟卑幼之說豈容逐旋枝蔓其詞眩惑官府盧興嗣明知震卿年已及格而與之交關經百五十餘日復以年未及格興詞興嗣賬賫白契到官詰問其故據口稱所賣震卿之田其價稍重必欲監震卿原錢償之揆之人情法意尤為不順大凡人家貧乏不得已而後出業使盧興嗣反悔于六十日限之前則李震卿所領交關錢尚無恙也今交關錢已半載震卿為父營葬支遣一孔未必有存若勒備原錢以償興嗣則交關條法不立契限也若盧興嗣必欲取錢則震卿須再出

業縱低價而求售于富家巨室知其交關見興嗣詞訟必未有以錢應副之者又以為重出業者之害欲與上李震鄉同倪氏當官責批還盧興嗣明言仰盧興嗣憑契管業如向後過務或有爭執仰覆鄉別抽已分田照先來交管田段租額抵拄還過務亦不涉盧興嗣之事庶可以釋其疑欲併乞照示盧興嗣日下稅契管業如敢再詞煩紊使府乞先照責罪罰行後依原約庶以為嚚訟者之戒

爭田業

李行可執到三契除洪櫬生親書一契無可言者後二契皆是

吳僧自書自保自佃，又于抱租之批，併與抱產，必非當時正行交關意者。吳僧於日，主掌洪氏計借，借于李氏者不一，此契當亦是抵典之契。但契歸于李氏，印稅已二十年，最後者已十七年。吳僧既死，李行可遂從其妻索人交業，洪七娘者一旦有不能堪，而又有洪宗起者翼之興詞，究其契原不出于父洪觀生之親筆可指以為偽，雖出于夫吳僧之筆，又究其已死而莫加之罪，遂訴之縣。縣不直之，又訴于州。然官憑文書，且涉年久，亦只當還李行可管業。洪七娘倘以為偽，則是為偽者，乃其夫也，況洪七娘于後一契親書着押，若欲誣以為旋被脫押，則又有

其表兄許念一供證分明洪觀生無子其家一付之女與婿無緣吳曆與李行可交關洪七娘有不預知者前後詞語反覆從便自可見然則其夫存則相與為偽以取人之錢其夫亡則自發其偽以取人之業妄一婦人何乃變詐若此洪宗起與觀生户下本無干涉據其執到洪誠三契于宗起無相關于李氏見爭田段四至又不相合及其執到洪觀生發付之文顯然出于宗起供狀之筆乃于別紙移取觀生一押字粘補欺罔是其為奸之意甚深而為欺之術甚淺使其不懲從不止與李行可訟而已也自合送獄根勘本情重寘于罰姑從輕將洪宗起洪

七娘、各勘杖六十以懲其奸、李行可照契管業、發付、僞約毀抹、附案餘人放、

爭田業

蒙備坐倉臺行下孫閭爭田之說、委其究實、既親詣地頭供責、并參考兩家干照公據等、照得閭丘輔之曾祖名紹、娶阿張爲妻、紹存日生二女名四二娘四四娘、遺腹生一男名繼祖、是時阿張奉姑阿葉命納胡喆爲接脚夫、撫養孤幼、不四年胡喆又死、胡喆生二女名胡四十娘五十娘、亦早死、自後閭四二娘招孫俞爲贅、閭四四娘招曾叔訓爲贅、皆阿葉命也、繼祖長成娶

阿曾生一男弟九十名璿尚幼而繼祖又死阿張撫養璿俊如
初淳熙年間有族姪閭丘錡訴蔡佾阿張犯義事籍記家業杖
幾阿張復陳于官稱自夫喪後主掌家計鞠養兒女實爲夫家
增置田産幷爲男繼祖進納告身今子歿孫在祖母合與不合
與孫同居及子孫早幼祖父母父母在合與不合拘籍官司以
其歸閭丘家有年而不離宗遂給閭丘物業付阿張阿曹掌管
以此觀之阿張于閭丘有再世保抱之功且考之百年公據亦
未見遺腹子非阿張生者又未嘗見閭丘錡有訴孫大椿之文
今閭丘輔之詆毀曾祖母之惡既斥不能守志又謂遺子非其

所出，且驚閭丘錡淳熙間所訴蔡侑之事，子孫大楙，彼之說為此說，蓋謂後夫不當用前夫物業，殊不知彼之所說，乃遠年無憑之空言也。孫紹祖所執，乃數十年可考之契據，且以閭丘璹所賣之田言之，據孫紹祖賫到慶元元年赤契，閭丘璹親書出賣石家渡等處水田五十畝，及桑園陸地常平等田，實有縣印監官印，及招稅憑由，并朱鈔可考，輔之則曰非乃祖親書，且出廢契以比筆跡，據孫紹祖稱曾于加定年間將上件契內割出石家山田，賣與李文通，係是閭丘璹保契，又割大灣田，仍賣與閭丘璹為業，已行推稅，豈有閭丘璹既賣，復買，且為保契，乃非

其親書輔之則稱大灣之田因族錡再訴于官孫紹祖歸其侵隱之半和勸者只令作賣契書寫乃索李文通契果有閭丘璿保契書押輔之賣出赤契亦果孫紹祖端行出賣又已招回八畝稅色訖及詢問其所謂和勸人則曰已爲鬼籍無從追問矣如是則官司只當以契據爲證且閭丘璿主契之時年二十有三又三十二年而後死中間或保着或自賣未聞有非親書之說璿死又二十四年若子若孫乃以爲非可乎方且出真僞莫辨之私約以爲證然嘉熙間丘錡所訴之狀特一白紙耳此外別無行移孫大脩任狀貼說之約并李大亨退田等約並皆片

紙何所考信且據佃戸等人供皆稱佃孫氏之田納孫氏之課又以清射田地言之將孫紹祖家淳熙十二年公據所具四至參之輔之家淳熙八年官司給還物業地名公據無一在者輔之雖稱則有公文在曹至大家然又累索不到不過發轉且自淳熙十二年至今已經七十年並皆孫大椿管業閭丘墳自十八歲曉事至死之日凡三十七年其時何不取索必待墳死又二十四年輔之父子方欲爭奪可不可也雖山間有一隊葬廢穴輔之指為其曾祖紹不用之墳然今已百年無證可考惟孫大椿清射據內有閭丘家墳禁五字然凡閭丘姓者皆是宋嘗

專指為閭紹之墓穴，亦詎容執此，遂以為自己之地乎。大凡田婚之訟，惟以干照為主，孫大椿請射買契轉之為倚恃淳熙八年計知縣公據一宗為張本，然參之胡氏誌據，並無地名可考，至于其他片文隻字，又皆真偽莫辨也，其可哉。吁，忘祖弃再世保抱之恩，而詆其惡，謂其父親書契約以昧其真，是自訴其父祖，可謂于所厚者薄矣。論理婚田自有年限，金科玉條，凜不可越，今其事幾百年，又皆陳迹，亦且牽于非所論訴之時，是無國法矣。然事之曲直，彰彰若此，而前所究實，例皆含糊，蓋畏其嚚訟，惡其執持，先為全身之計，故有不敢，愚謂天下未有盡

職而獲譴者以是敢極言之上之人亦豈不能以燭其奸耶若夫斫木件數估計價直已有羅主簿究實公案在更不再恕

爭業以姦事蠱其妻

近准憲臺送下孫岑狀論孫逵善孫斗南等爭園地使府帖押下孫斗南王氏論孫逵善奸亂及朱氏理孫斗南重疊交易園事照得爭業當論契照先後爭奸當論蹤跡虛實孫斗南與孫銳孫岑親叔父也與孫閬孫元善孫逵善親堂兄弟也與孫彥烈遠族人也爭業既非况誣以亂倫乎何族義之薄如此孫斗南初以園地一角三十步賣與叔孫銳乃紹定四年契書分曉

孫斗南妄以吐退為辭，于紹定六年，重賣與叔孫岑男孫蘭，可乎。孫斗南再以園地一角，草屋三間，典與叔孫岑男孫蘭，乃紹定五年作林知府名交易，隨即改正印契，自合典至賣，就孫蘭併根為正。孫斗南輒于紹定六年併根與叔孫蛻，可乎。此歲月先後重疊，是非不辨而明矣。孫蛻身故，其業乃男孫元善得之，遂與孫蘭爭訟到官。孫元善之母朱氏，又訟孫斗南交爭無禮，孫斗南無以蓋覆其罪，而妄訟與焉，徑經郡訟孫元善之弟澄善與妻王氏有姦，姦從夫捕，嘗究其實否也。今孫斗南非得之親見，止憑信族兄孫彥烈之說，執以為是，及孫彥烈供稱略不

知姦通之跡王氏供對以絕無姦濫之情事涉曖昧蹤跡不實輙以姦誣人可乎蓋孫斗南愚蠢之甚如一木偶人動為族人所役命之重疊交易則書契重疊雖親族失業殊不之恤使之誣告姦濫則入狀誣告雖妻室受辱亦不為恥遂致一家兄弟皆陷為不義不法之舉其罪殆不容恕今仰孫元善管佃園地一角三十步孫蘭管佃園地二角草屋三間孫達善王氏並無姦狀併孫彥烈放孫斗南從輕勘杖八十監重疊交易錢三十四貫還孫蘭一十貫還孫元善庶克得允當仍備申使府及憲臺照應

僞批誣賴

葉岩峰

吳五三即吳富也，其父吳亞休以田五畝三角一十步，典與陳稅院之父，涉歲深遠，吳五三同兄弟就佃，遞年還租無欠，近三四年間，兄弟皆投，吳五三獨存，遂萌意占種，不償租課，却稱故父已贖回訖，有批約可證，陳稅院憂狀陳訴，吳五三詞窮理短，遂憑鮑十九等求和，自認批約假僞，甘從改佃，有狀入案，即移與繆百六種，秋事告成，吳五三復強割禾稻，反論陳稅院不合就南山律院勸從和退佃，又不合經尉司論訴強割，追人擾擾，欲以此爲陳稅院強占田之罪，殊不知既有文爭，何害和對，既相

詞訟寧免追呼、此皆枝蔓之辭、若夫產業之是非、初不在是。看詳案牘、見得吳五三恃理而靠勢、陳稅院恃理而憚勢、當職詎肯屈理以狥勢、必惟其是而已、今以吳五三之砧基批約與陳稅院之契書租劄、參攷其故、真偽易見、曲直顯然、大抵砧基當首尾全備、批約當筆跡明白、歷年雖久、紙與墨當同一色、苟有毫髮粧點、欺偽之狀、曉然暴露、今吳五三賫出砧基、止一幅、無頭無尾、不知為何人之物、況然批劄、果何憑信乎、吳五三所執批約二紙、煙塵薰染、紙色如舊、字跡如新、公然欺罔、果可引乎、此吳五三虛妄一也、陳稅院執出吳亞休契、併繳上手赤契出

賣乃嘉泰二年八月于當年投印管業割稅入戶三十餘年矣吳五三輒稱其父亞休已于嘉泰元年贖回所執陳稅院父陳解元退贖兩批皆是嘉泰元年八月十二日內書押陳解元身故多年筆跡是否固不可辨但以批約驗之契書豈有二年方交業元年預先退贖其將誰欺容心作偽殊不計歲月之訛舛此吳五三虛妄一也吳朝興吳都正吳富吳歸即是親兄弟吳富即是吳五三、復同共立契將上項田根于嘉定八年併賣與陳稅院之父印契分明吳朝興等復立租劄佃種亦二十餘年矣與因之兄弟商議會故父亞休所典之田領錢尤分曉父與

于其先子賣于其後尚復何辭、今吳五三輒稱父已贖田非詐賴而何、此吳五三虛妄三也、吳五三自知典賣田根已久、假撰批約有罪不免強詞以誑人、始知其田典與曹寺丞宅、及使稅院執出曹宅田簡云不曾干預此田其計已窮、遂憑曾八主簿一紙據文白占田畝、但知借勢以爲據、不知背理而難行、豈有正當之契書反不若假僞之文約、稍有識者悉知其非、不然則閭邑之産業皆可强奪、盡相牽而爲僞矣、此等惡徒不可不正其罪、吳五三勘杖八十毀抹僞批、及原用砧基附案仍監還田租、仰陳稅院照契管業從便易佃、餘人並放、

訴姪盜賣田

吳恕齋

華綱華緯及其子惟德惟忠、紹定二年至嘉熙三年、前後十契、將田六畝有奇正典斷賣與陳舜臣爲業、並已經官投印、華綱華緯死、陳舜臣亦死、而華大成者、乃以爲故祖華詠遺下未分之田、訴其姪惟忠惟德、輒將盜賣與陳舜臣之子可久、縣追各人供對、大成則曰此係故祖華詠遺下未分之田、惟德惟忠則曰此係故父華綱華緯自已分受之田、官司于此、且合追索兩家干照憑證、是與不是未分之田、則曲直了然矣、夫何含糊于已分未分之間、依阿乎有分無分之說、但令華大成備二

畝價錢于可久家擬贖二畝惟其是非未明此大成望蜀之心獨不止于得二畝可久全璧之意又未忍于割二畝其訟所以不已也要之擬二畝之説未爲至當而已分未分之爭合與究竟使其果是未分之田則華詠生四子祖業係四分此田合四分分贖豈止大成一分可贖二畝而已照得華詠四子先分析于開禧二年華綱華大成兄弟又分析于嘉定年間何爲已分析三十年而尚有未分之田耶又何爲不爭訴于三十年前華綱未死之日耶又何爲諸分不爭而一分獨爭耶此田謂之未分官司何所憑據若曰故祖遺下未分之田則必有衆存文約

又必有各分分分書、互載可照、所合索上究證、則無者不得書其辭矣、但兩爭干涉人衆、若一一追到府、恐成煩擾、欲送當時鄰詳所擬追索干照、從公結絶、限五日申、

訴奩曰　　巴陵趙宰

石居易念其姪女失怙且貧、無奩具、批付孟城田地、令姪石輝求售、為營辦之資、為石輝者、自當遵乃叔之命、憐女弟之孤、極力維持之可也、今不遑暇恤、乃以上件田產、賣與劉七、得錢四百餘貫、多以還在前自妄為之債、負虧英其妹婿也、來索房奩且無所得、今石輝以為得劉七買田之錢、被其結託曾旺等

人嘗取之，殊不思節次支撥批貼皆石輝親書，欠債還錢，理勢然也，奚可誣其罪于劉七耶，以士自稱，乃變詐反覆，做盜賊小人之所為，尚可以士名哉，女弟昏嫁，托孤寄命，非石輝之責，誰之責哉，既無毫髮之助，反以乃奴助嫁之田賣田歸己，是誠何心哉，今無以塞萬英之請，紙持劉七欺騙之說以自解，以事理觀之，劉七欺騙未之見也，石輝之昏賴則彰彰矣，本自正當，石蓋交易務得錢而慕還債，不可以準折債負者並論也，但元來批貼該載畢竟稱辨石氏嫁資，即廖萬英杌上肉，劉七所欠者皆息耳，坐此厲階，石輝之罪不可勝誅，決竹箄二十引監日呈納上

項價錢，交付劉七贖回田產，付廖萬英契仍寄庫。雖石輝固失矣，而廖萬英亦未為得也。娶妻論財，夷虜之道，大丈夫磊磊落落，肯視妻孥妝奩中物為欣戚也。今刻舟尋劒，何不賡取，縱使得膏腴沃壤以自豐，盡失親戚輯睦之義，所得不償所喪矣。更請思之。

主直之朱氏爭地　吳恕齋

交爭田地，官憑契書。徐監嶽媳婦朱氏執出紹熙慶元間與買施文覇桑地七契，計二畝一角十九步，該載畝步四至，坦然明白。求後兩契且聲說除將住屋及屋基滴水為界，與實與施王

德外餘並係賣與徐宅之數，此朱氏契書也。王直之執出嘉熙三年四年典賣施王德屋地四契，且繳到施王德元置施文顯屋地未印老契，該載屋宇間架，及隨屋地基明，即不曾聲說有屋外桑地畝角。此王直之契書也。以兩家契書考之，朱氏當盡有桑地，直之僅買得屋基，彼此干照，極是分曉。今直之施王德死後，乃欲于屋基外冒占朱氏桑地一角，不知何所憑據。若曰繳到施王德原置文顯老契可照，四十餘年一幅竹紙，竟不投稅，已是難憑。今縱以為可憑，則契內只言任务甚，即無桑地兩字。一角，但是施王德初典契內，手自撰出桑地二宗，又無畝角

四至，續于嘉熙四年閏月施百二娘斷賣于施王德既死之後，又旋添一角之語，不知施王德施百二娘何所據而賣桑地一角，王直之又何所據而買桑地一角乎，蓋朱氏桑地，元係施王德承租，及據施百二娘供證，當來止是出賣住屋基地，即不曾將同桑地賣與直之，此非王直之有意貪圖，則是施王德盜賣主產，無可言者，今直之不自反其契書之不正，乃推求朱氏契書，謂其不合投稅于嘉熙年間，必是假偽，照得朱氏七契，一契印于紹定三年，六契印于嘉熙四年，其印于嘉熙四年者，固若可疑，但所置施文顯桑地，其一畝已于紹熙四年，經官投上砧

共壽其二畝一角十九步，又于慶元五年經官批上砧基簿，又設載嘉定六年分書，並有官印官押，分明直之尚欲將慶元元年至今未印之片紙為可據，而朱氏紹熙慶元嘉定已印之砧基分書，乃不可憑乎，無緣朱氏預於紹熙嘉定年間偽造砧基分書，以為昏賴嘉熙四年產業之理，切詳兩人之詞，僅爭一角之地，展轉逾年，道路經營之費，不知其直幾角矣，昧于遜畔，至于此極，深可念也，今將兩家契書，反覆究問，期于息爭，朱氏當全有祭地，王直之只合得屋基，彼此不容昏賴，本縣雖曾委主簿摽撥，以祭地還朱氏，以屋基還王直之，但剖析兩家情偽全

不分明故直之尚欲傲覬于萬一、欲當廳責狀將各人干照逐

一給還庶可絕詞、

陸地歸之官以息爭競　　吳恕齋

張清死無子有醮增陸地二畝、宋安禮張七四互爭、自縣至府、展轉二年、宋安禮陳詞不已、張七四自刑至再安禮之說曰、嘉熙四年二月內、用會八十貫典到上件陸地、當年十一月投稅訖、張七四之說曰、張清過房為其子、張清死于嘉熙四年十月、安禮印契于嘉熙四年十一月、張清當年二月內、安將上件地抵當在安禮處、續于五月內已筭還本利、但未取得契書、所有

典契係安禮過其已死男張百三僞畫今將縣府案卷反覆着
詳照得張清陸地張七四朱安禮皆不當得之只合作絶户產
歸官何以言之張清將地抵當所在鄉例有之只緣本利雖已
還足契簿未曾取回安禮因張清身死遂啓吞謀之心乃作正
行典契投印殊不知作僞心勞如見肺肝今詳二契皆是旋塡
年月又非出于一手其爲僞一也既是二月立契乃越十月投
印于張清死後其爲僞二也安禮交易不明雖得此地固無此
理
說張七四乃欲盡從亦爲不可蓋張七四乃張六一嫡子張清
乃其叔也張清未死張七四自異居而各都張清死張七四始

竄身而入室、此其非張清之子一也、若曰過房、何爲尊長鄰里不敢指證、經官除附、並無明文、而安禮執出本縣嘉熙二年別事斷由、明指張清爲張七四之叔、此其非張清之子二也、縱曰果曾過房、在法爲人後者不以嫡、張七四畫列宗派圖、其本生父只生七四一人、實爲嫡子、爲人嫡子、乃自絕其本生父母之嗣而過房于其叔、于理可乎、此是張七四因張清死而無子、又知安禮交易不明、亦起吞併之心、故創過房之說、以爲占據産業之計明矣、利之所在、錐微必爭、遂使安禮僞爲契書而不顧張七四爲人子而不恤、倘非盡伐其姦、何以轉移薄俗、欲將

朱安禮繳到偽契毀抹，行下本縣，仰契勘張清但干物業盡照絕戶條法拘籍入官，或爲縣學養士之助，仍將張七四押歸本生父張六一家承續香火。其所爭陸地至微，官司非有所利也，但欲使嚚訟小人，稍知畏懼，不至冒法而悖理耳。

爭墓業

叔姪爭

吳恕齋

盛榮與盛友能爲從叔姪，貧富雖有不同，釁隙已非一日。友能必饒于財，素無周給之恩，盛榮乃饒于舌，遂興連年之訟。觀盛榮方訴其姪包占古路，而友能復訴其叔私販糯米，其情大畧

可見盛榮所訴未必盡實但察推謂予奪田地之訟所據在契照所供在衆證此說極是盛榮所以未肯屈服者正以官司未索兩家之契照參合衆人之公論耳今切見盛榮所訴四事其虛妄無可疑者二謂友能包占古路侵占祖墓是也其虛妄而尚有可疑者二謂友能占竹地及桑地是也何以言之所爭古路本非盛榮自己地段乃衆人所由之徑也所爭右墓本非盛榮的親祖宗乃同姓盛卿三之祖墓也若曰友能跨路造門則鄰保供證謂初不礙衆人往來若曰盛榮別有祖墓則鄰保供證謂即無此他墳塚衆人之路衆人不以為不便而盛榮獨以

爲言盛鄧三之祖墓盛鄧三不以為侵占而盛榮乃敢妄稽此其為虛妄較然矣獨所訴友能强占竹地桑地此則官司有當考究者其所訴竹地一段係盛文旺文貴中分之產文旺即盛榮之父文貴即友能之祖乃全有之此盛榮所以有詞不知友能全有此地何所憑據若其父祖已曾買到文旺所分一半官司今與索契參照則盛榮自無詞矣自縣而府即不曾究問友能所以全有此地之由此盛榮所以囂訟不已其所訴桑地一段謂其父買到盛文智之產見其砧基上手契初不知其姪友聞盜賣與友能此盛榮所以有詞以姪而盜賣衆分之產世亦

有之本縣合喚友能根問憑何干照與友聞交易及當時曾不問盛榮仍合喚友聞與盛榮面對是與不是盜賣則盛榮自無詞矣自縣而府即不曾追友聞對所以出賣之因此盛榮所以嚚訟不已小人陳詞往往借賓形主張大其事以動官司之聽殊不知虛妄之迹最難指掩虛者一露手足而實者亦若不實矣若就府一一追究恐隔驀掩延欲將盛榮連案押下縣佐廳追人索契從公指定限三日申如此兩事更爲虛妄顯見頑猾擾害宗族紊煩官府即合申解依條施行

再判　吳恕齋

盛榮訴友能強占竹地桑地二段事今追到友能供對照得桑地一段委係盛榮父文旺先買得文智之產紹定年間其姪友聞盜賣與友能爲業友能不問來歷不收上手契照鹵莽交易宜有今日之訟但縣判謂盛榮與友能爲族叔姪居止相近安有紹定二年賣過此產而不知之理況友能自得此地築墓其上種竹成林已十四五年而盛榮始有詞訴何邪在法諸同居卑幼私輒典賣田地在五年內者聽尊長理訴又諸祖父母父母已亡而典賣衆分田地私輒費用者準分法追還令原典賣人還價即滿十年者免追止償其價揆之條法酌之人情

歷年既深，在盛榮只合得價，不應得產，欲帖縣監友聞先賣契字，仍給還友能管業，外所爭竹地一段，據盛榮執出分書，契係文旺文貴各得其半，盛榮即文旺之子，友能即文貴之孫，今友能乃全有之，別無片紙干照，必是影帶包占，此盛榮所以反覆嚚訟不已也，欲併帖委官，照分書將上件竹地標釘界至，作兩分管業，庶幾予奪各得其當，如盛榮再敢健訟，照已判斷治施行。

舅甥爭

葉岩峯

張誠道舅也，鍾承信萬鈞甥也，舅甥爭屋，非義也，鍾承信供稱

毋親置到謝家巷屋七間兩厦租賃與外人張誠道供稱于內
買得前二間及一小間遂致互爭為已物大抵交易當論契書
亦當論管業張誠道不曾管業一日却有張洵正賣契一紙遂
謂有契豈不勝無契鍾承信止有張璞等上手契三紙更無正
典賣契却管業二十八年遂謂管業豈可使失業二說相持莫
决是非張誠道欲破管業之說則曰鍾甥久出不歸親姐貧無
以養攙借此屋收賃以助買油菜此論未通近世澆薄兄弟姊
妹相視如路人若能損已業以贈同胞我未之信也鍾承信欲
破無契之說則曰毋豈此屋恐以孤孀見欺于人遂托舅之名

以立契，竟執留而不還，此恐有之。安固習俗，嘗假姓以置產，凡訟牘間益屢見之矣，何況鍾承信之冊管業多載，身故已二年，至今鍾氏每日點卯債錢，有簿曆可憑，前後債屋者如張溢老、徐十三等，莫不日債鍾之屋，有租劄及供責可憑，此管業分明，豈不過于有契乎，兩詞曲直于此可占矣。雖然，舅甥義重，恐傷和氣，今不必論契書之有無，亦不必論管業之久遠，當照張誠道所供，及其初意可也。始焉既能舉此屋以奉乃姐，終焉豈不能返此屋以歸乃甥，乃得于楚人，遺還于王氏，理所當然，在渭陽何辭焉。今仰鍾承信萬鈞仍舊管佃此屋，遞所以全張誠道

以終之義業給契付鐘承信無得允常、

誅詐屋業　　葉若峯

嘗讀杜甫詩曰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又曰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使余適道觀此詩將媿死無地矣余適道庸妄人也固不責其庇寒士不奪其師所居之屋足矣固不望其處破廬不置其師于受凍之地足矣且學諭陳國瑞陳聞詩父子也余適道俱從之為師自小至長非特摳衣函丈又且下鄰仁里豈不知陳國瑞以假館棲貧初無室廬可以聚居托處遂于嘉定十三年租賃沈宗魯

沈將書院屋宇三間而居、越六七載之後、沈宗魯于寶慶二年春、將上件屋一間半、就典與陳國瑞、契云所典屋與基地、係陳學諭在內居止、續沈崈于寶慶三年冬、復將一間半、併典與陳國瑞、契亦云其屋原係陳學諭居住所有、考門板障、乃陳學諭自己之物、以兩契觀之、可見陳國瑞賃居多年、今從賃至典、正合條法、寒士費幾經營、僅僅得此、豈謂恭適道、因與到沈權等屋、便有覬覦之望、果不存師友之分、百端吞并、擬成片段、沈宗魯因訟死矣、不可計較、遂誘諭沈崈重疊交易、有沈崈供招可證、故重典亦是寶慶三年、併根乃是紹定二年、又欲勢逼壓之、

後于紹定二年假作辛大監立契，殊不知此三數契皆在陳國瑞寶慶二年交易之後。輕經使府上司，十年論訴，必欲強贖。陳國瑞所將八十，父子歿于應酬，妨廢館地，困頓訟庭，師道安在哉。得非盡歸之道以殺歸乎。風俗之薄如此。徐適道萌意貪圖，不奪不饜，非特欲贖沈並所典者，至于沈宗魯所獨典與陳國瑞者，亦欲一併怯贖。鄉曲親戚略無公論，楚汝賢等皆徐之黨，陽與和對，陰行傾陷，誘陳國瑞賣出沈宗契書，經〔徑〕行投執，却遏令交領錢會，勒立批約，云領徐適道怯贖沈宗魯屋錢令訖；又云二契錢會並領足。其欺騙蹤跡，敗露于此。何以言之？陳國瑞

賃屋在先事事正當若以鄭論陳國瑞既先賃先典與徐適道悉在其後合是先得業者爲主陳可以贖陳之鄭至徐不應贖陳之業若以親論徐適道與沈宗魯沈宗亟是異姓沈既徐之親戚徐安可恃沈之典屋今書之批領輒曰徐代沈贖有此理否顯見違法背義之甚豈非攘奪其師所居之屋乎陳國瑞父子柔懦似不能言者一時爲徐之親戚所迫竟俛首從和退而思之交易此屋色色在先若一旦平白贖去則無所棲止更復依傍誰家門戶乎遂不肯退贖離業徐適道遂萌吝念甚急又慮其無以爲徙居累擾之計損官券十貫以助搬挈未幾經縣

按詞、便指此會為陳國瑞恣察賠貼、低價行用有友約束其意、以陳國瑞貧儒、豈足以當有司之追觸違禁之罪、必至破蕩生生之資而後已、此屋將不待攻而自還殊不念既奪其業、失蔽一風雨之所、又誣以罪、推墮陷穽之中、寧不狼狽于鄉里、流離于道路何忍使一老先生受困至此、豈非欲置其師于束縛之地乎、徐適道祿心不仁、見利忘義、莫甚于此、在鄉論所切齒也、天道好還、人欲難勝、幸而陳國瑞有沈宗魯典契一紙、尚留州案、免為徐適道所攘、今方檢尋取來、遂證得交易歲月在先、又幸而陳國瑞即經丞廳入詞悔還、併贖錢會就徐士顯家付還撤

挈官會並未曾接受在已、今仰索上件錢會、勒徐適道交領仍將徐適道重疊弊契及批領毀抹附案併監沈宣重典賣錢還徐適道、仰陳國瑞照二契管業居住、庶幾從此風雨不動安然如山矣、但沈宣不合故違條法重併交易、徐適道不合悖慢師道、妄恢屋業並合勘杖八十、照既決免斷仍申使府照應、

賃屋

不肯還賃退屋　　葉岩峯

天下有不平之事如此、黃清道頑民中之至頑者、十王之說信不虛得陳成之貧儒士人、豈足以敵十王之勢力、奈何有祖屋

八九間、為黄清道强賃、既不還賃錢、又打傷童僕、無以掩蓋其罪、遂妄托楊氏之名、欲以親鄰恡贖、殊不知乾道八十餘年之業、且經風潮漂蕩之後、契頭各皆亡歿、安有恡贖之理、本縣非已將黄清道斷遣、勒還債錢、不伏監出屋、竟不遵從、兩蒙使府從縣所判、送權縣丞監還、又送縣尉追斷、皆無如之何、大凡為政、以接大本難為鑒、況黄清道只市井一頑徒、何為皆畏縮而不敢施行、茲又準使府狀、縣追上監、出屋限十日、本縣非不嚴行追監、今已一月餘日、本案不敢枸催、承差人甘心受杖、畏黄清道頑惡、如畏虎狼、其間刻木董僤之、多與之為地、小人難治

如此、何況陳成之屋、白被鎖閉白折賃錢何以充養貧之資黃清道一向逃避、不得已方令家屬來投詞妄稱已經使府論理又欲監折陳成之屋、可謂倒置之甚度其意只在計會追攙使貧士人數間屋掃地而盡以快其意而後已有此世界否若更拖延必中其計且照妻屬楊氏楊遜狀責限來日出屋一窓一户不得移動並要齊全取領足狀申如不伏押楊氏楊遜來枷錮具解使府施行

占賃房花判

葉岩峯

陳成之有八九間祖屋黃清道已一十年僦居既托風雨之帡

隳合分主賓之等級，奈頑夫負義，不循點印之資，及小僕奈適
竟被毆傷之辱，既弗知投鼠之忌憚，輒敢恃放鴟而詐欺，肆逞
枝辭，殊無根據，不合身爲屋客，有租債之親書，及稱業爲書家，
欲贖回于典物，方且執別產以影射鄰界，甚至訟主人而侵占
地基，可謂勢若倒行，不思業已經久，蓋楊氏更歷三四世，雖宗
亡沒之契頭，如較道交易八十年，初無受理之條法，顯見被論
之後，妄爲抵拒之詞，君子固難勝小人，客僧反欲爲寺主，倘使
市井之輩，盡相傚尤，凡有房廊之家，無不遭攘奪，此何風俗
盍正罪名，既經減降之霈恩，姑與從寬而免斷，仰陳成之主持

積代祖業、監黃情道墳還累月償錢、如致再詞定遂出屋

賃者拆屋花判　　葉岩峯

李賡縣吏、賠有何能、為飽煥之屋主人、反遭淩侮、幾載托情懞之庇、一朝違、除拆之私、甲家私過乙家、固當搬去自物、東壁打至西壁、不應毀作破屋、遂致四達以無旁、豈知一日而必葺有心害物、夫何盡茹樹而行、定罪原情、豈可徒輸粮之怨、李賡勘秋一百、監修、

爭山

爭山　　吳恕齋

年大同乃錢居茂之婿錢孝良乃錢居洪之子居茂居洪嘉定六年置立分書異居析産已三十年淳祐二年大同葬其母于居茂祥禽鄉之山孝良乃稱大同僞作居茂遺囑强占山地有詞于縣縣不直之再詞于府今官合先諭其事理之是非次考其遺囑之真僞照得大同所葬之山居茂之山也居茂雖死其妻汪氏其子孝忠見存大同若果是僞作遺囑强占山地汪氏孝忠訴之可也今汪氏孝忠俱無詞而孝良有何干涉乃指爲僞而訴之此無他小人無知因其造墳疑可爲風水始欲含糊沮撓繼于狀詞栽埋親隣取贖之説惟欲覬覦而攘之殊不知

同分之產若賣與外人則親鄰可以收贖今大同爲居茂之婿居茂既以遺囑與之而汪氏孝忠俱不以爲非孝良其何詞乎况將遺囑辨驗委是居茂生前撰擬與女捨娘充嫁資其辭鄙俚懇切雖未爲當理即是居茂親筆書押與嘉定年間分書比對出于手真正自無可疑又况居茂居洪今同分書內該載極是分曉居茂得山而不得田居洪得田而不得山孝良雖欲覬覦無一而可欲連契案帖縣令牛大同憑遺囑管業契幾是非別白予奪分明鄉村小人各安其分不致嚚訟重傷親誼

爭界至

爭地界

傅良祁鮑家產業沈百二承賃喬宅屋宇交爭地界互訴委官審究今詳主簿所申則沈百二之無道理者三以干照考之盧求執出喬宅契書該載四至其一至止鮑家行路既曰至路則非至鮑家明矣今沈百二旋夾新籬乃欲曲轉釘于鮑家柱上一也以地勢參之非但高低不同鮑家屋側古有水溝直透官街則一溝直出皆是鮑家基地明矣今沈百二轉曲新籬乃欲夾截外溝一半入籬內二也以鄰里證之沈九二等供當來籬道係夾截于沈百二屋柱上渠口在沈百二籬外則溝屬鮑家

籬附沈屋環所共知信非一日今一旦改籬路潢曲折包占縱傅良可誣而鄉里不可誣三也考之干照參之地勢證之鄉里其無道理如此何為尚欲占據原其所以傅良父在日嘗以此地借與沈百二其時兩家情分綢繆彼疆此界初不計較父假不歸認為己物且欲築室其上傅良乃以好意欲歸侵疆而沈百二又以穢語肆行抗對是以力爭事既到官惟以道理處斷引監沈百二除拆新籬只依干照界至歸還地段庶可息爭然所爭之地不過數尺鄉里之間貴乎和睦若沈百二仍欲借賃在傅良亦當以睦鄰為念却仰明立文約小心情告取無詞狀

申府不循理照條施行、

爭界至取無詞狀以全比鄰之好　吳恕齋

廂官究實其曲已全在劉正甫、两家共一藩籬、正甫如欲撤而新之、先當以禮告于周掌膳可也、今不告撤籬、直入其園、周烏得而不怨、正甫此時尚能早辭遜謝、則可以全鄉曲之義矣、獲行抗罵、周又烏得而無詞、況周為士人、劉為牙吏、亦當自識高下、豈應無禮如此、但周之所以召侮者、豈非以其地相連接而怨劉之取贖乎、天地之間、物各有主、劉正不必為此懷憾、未欲遽有施行、以勸比鄰之好、再帖廂官、監劉正甫以禮遜謝、夾截

界至取無詞狀申如再恃強定行斷科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六終